



芥子園畫傳初集 第一冊

手 4
4227
1



門 子 4
號 4227
卷 1

早稻田 大學 55096
第 25.12.1
卷 1

序

今人愛真山水與畫山水無異也當其屏幃列前幘冊盈几面彼崢嶸遐曠峰翠欲流泉聲若答時而烟雲掩靄時而景物清

序一

和宛然置身於一丘一壑之間
不必蠟屐扶筇而巳有登臨之
樂獨是觀人畫猶不若其自能
畫人畫之妙從外入自畫之妙
由心出其所契於山水之淺深

必有間矣余生平愛山水但能
觀人畫而不能自爲畫間嘗舟
車所至不乏摩詰長康之流降
心問道多蹙額曰此道可以意
會難以形傳予甚爲不解今一

病經年不能出遊坐卧斗室屏
絕人事猶幸湖山在我几席寢
食披對頗得臥遊之樂因署一
聯云盡收城郭歸簷下全貯湖
山在目中獨恨不能爲之寫照
以當枚生七發因語家倩因伯
曰繪圖一事相傳久矣奈何人
物翎毛花卉諸品皆有寫生佳
譜至山水一途獨泯泯無傳豈
畫山水之法洵可意會不可形

傳耶抑畫家自秘其傳不以公
世耶因伯遂出一冊謂予曰是
先世所遺相傳已久予見而奇
之細爲玩賞委曲詳盡無體不
備如出數十人之手其行間標
釋書法多似吾家長蘅手筆及
覽末幅得李氏家藏及流芳印
記益信爲長蘅舊物云但此係
家藏秘本隨意點染未有倫次
難以啓示後學耳因伯又出一

帙笑謂予曰向居金陵芥子園
時已囑王子安節增輯編次久
矣迄今三易寒暑始獲竣事予
急把玩不禁擊節有觀止之嘆
計此圖原帙凡四十三頁若爲

分枝若爲點葉若爲巒頭若爲
水口與夫坡石橋道宮室舟車
瑣細要法無不畢具安節於讀
書之暇分類仿摹補其不逮廣
爲百三十三頁更爲上窮歷代

近輯名流彙諸家所長得全圖
四十頁爲初學宗式其間用墨
先後渲染濃淡配合遠近諸法
莫不較若列眉依其法以成畫
則向之全貯目中者今可出之
腕下矣有是不可磨滅之奇書
而不以公世豈非天地間一大
缺陷事哉急命付梓俾世之愛
真山水者皆有畫山水之樂不
必居畫師之名而已得虎頭之

實所謂咫尺應須論萬里者其
爲臥遊不亦遠乎

時

康熙十有八年歲次己未長至
後三日湖上笠翁李漁題於

吳山之層園



芥子園畫傳卷之一目錄

畫學淺說

論畫十八則

六法

三病

分宗

能變

用筆

天地位置

六要

十二忌

重品

計皴

用墨

破邪

六長

三品

成家

釋名

重潤渲染

去俗

設色各法

二十六則

石青

銀硃

乳金

藤黃

二綠

雄黃

傅粉

靛花

朱砂

石黃

調脂

草綠

赭石

蒼綠色

礬法

落款

指金

赭黃色

和墨

紙片

煉碟

礬金

老紅色

絹素

點苔

洗粉

青在堂畫學淺說

鹿柴氏曰。論畫或尚繁。或尚簡。繁非也。簡非也。或謂之易。或謂之難。難非也。易亦非也。或貴有法。或貴無法。無法非也。終於有法更非也。惟先架度森嚴。而後超神盡變。有法之極。歸於無法。如顧長康之丹粉灑落。應手而生。綺草韓幹之乘黃獨擅。請畫而來。神明則有法。可無法。亦可惟先埋筆成塚。研鐵如泥。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而後嘉陵山水。李思訓。屢月始成。吳道元。一夕斷手。則曰難。可曰易。

亦可。惟胸貯五岳。目無全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馳突董巨之藩籬。直躋顧鄭之堂奧。若倪雲林之師右丞。山飛泉立。而爲水淨林空。若郭恕先之紙鳶放線。一掃數丈。而爲臺閣牛毛繭絲。則繁亦可簡。亦未始不可。然欲無法。必先有法。欲易先難。欲練筆簡淨。必入手繁縟。六法六要六長三病十二忌。蓋可忽乎哉。

六法

南齊謝赫曰。氣運生動。曰骨法用筆。曰應物寫形。曰隨類傅彩。曰經營位置。曰傳模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成。氣運必在生知。

六要六長

宋劉道醇曰。氣運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變異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捨短。六要也。
麤鹵求筆。一長也。僻澁求才。二長也。細巧求力。三長也。狂怪求理。四長也。無墨求染。五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

三病

宋郭若虛曰。三病皆係用筆。一曰板。板則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狀物平福。不能圓渾。二曰刻。刻則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向畫之際。妄生圭角。三曰結。結則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滯礙。不能流暢。

十二忌

元饒自然曰。一忌布置拍密。二遠近不分。三山無氣。脉。四水無源流。五境無變險。六路無出入。七石只一面。八樹少四枝。九人物傴僂。十樓閣錯雜。十一滯淡。

失宜。十二點染無法。

三品

夏文彥曰。氣運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鹿柴氏曰。此述成論也。唐朱景真於三品之上。更增逸品。王休復廼先逸而後神妙。其意則祖於張彥遠。彥遠之言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成謹細。其論固奇矣。但畫至於神能。

事已畢。豈有不自然者。逸則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與妙能議優劣。若失於謹細。則成無非無刺。媚世容悅。而為画中之鄉愿。與媵妾。吾無取焉。

分宗

禪家有南北二宗。於唐始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於唐始分。其人實非南北也。北宗則李思訓父子。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驪。以至馬遠。夏彥之。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為張璪。荆浩。關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也。

重品

自古以文章名世。不必以画傳。而淡於繪事者。代不乏人。茲不能具載。然不惟其画。惟其人。因其人。想見其画。令人疊疊起。仰止之思者。漢則張衡。蔡邕。魏則楊修。蜀則諸葛亮。亮有南彝圖以化俗晉則稽康。王羲之。王廙。書画皆為逸少師王獻之。溫嶠。宋則遠公。有江山圖南齊則謝惠連。梁則陶弘景。弘景以羈放二牛圖謝梁武徵聘唐則盧鴻。有草堂圖宋則司馬光。朱熹。蘇軾而已。

成家

自唐宋荆關董巨以異代齊名成四大家後而至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爲南渡四大家趙孟頫吳鎮黃公望王蒙爲元四大家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雖屬逸品亦卓然成家所謂諸大家者不必分門立戶而門戶自在如李唐則遠法思訓公望則近守董源彥敬則一洗宋體元鎮則首冠元人各自千秋赤幟難拔不知諸家肖子近日屬誰

能變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元一變也山水則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

鹿柴氏曰趙子昂居元代而猶守宋規沈啓南本明人而儼然元畫唐王洽若預知有米氏父子而潑墨之關鑰先開王摩詰若逆料有王蒙而渲淡之衣鉢早具或創於前或守於後或前人恐後人之不善變而先自變焉或後人更恐後人之不能善守前人而堅自守焉然變者有膽不變者亦有

識

計皴

學者必須潛心畢智。先功某一家皴。至所學既成。心手相應。然後可以雜採旁收。自出鑪冶。陶鑄諸家。自成一家。後則貴於渾忘。而先實貴於不雜。約略計之。

披麻皴

亂麻皴

芝麻皴

大斧劈

小斧劈

雲頭皴

雨點皴

彈渦皴

荷葉皴

礬頭皴

骷髏皴

鬼皮皴

解索皴

亂柴皴

牛毛皴

馬牙皴

更有披麻而雜雨點。荷葉而攪斧劈者。至某皴創自某人。某人師法於某。余已具載於山石分圖之上。茲不贅。

釋名

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曰斡。淡以斲筆橫臥。惹而取之曰皴。再以水墨三四而淋之曰渲。以水墨袞同澤之曰刷。以筆直往而指之曰捺。以筆頭特下而指之曰擢。擢以筆端而注之曰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苔樹。界引筆去謂之曰畫。畫施於樓閣。亦施於松針。就

縑素本色。縈拂以淡水而成烟光。全無筆墨踪跡。曰
染。露筆墨踪跡而成雲縫。水痕曰漬。瀑布用縑素本
色。但以焦墨暈其傍。曰分。山凹樹隙微。以淡墨滷落
成氣。上下相接曰襯。

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也。釋名曰。畫。掛也。以彩色
掛象物也。尖曰峰。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
岫。峻壁曰崖。崖間曰峒。下曰岩。路與山通曰谷。不通曰
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山下有潭曰瀨。山間
平坦曰坂。水中怒石曰磯。海外奇山曰島。山水之名
約略如此。

用筆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画豈無筆墨
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
重向背。雲影明晦。即謂之無墨。王思善曰。使筆不可
反為筆。使故曰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
凡画有用画筆之大小。鱗爪者。點花。染筆者。画蘭與
竹筆者。有用寫字之兔毫。湖穎者。羊毫。雪鵝柳條者。
有慣倚毫尖者。有專取秃筆者。視其性習。各有相近。

未可執一

鹿柴氏曰。雲林之傲關仝。不用正峰。乃更秀潤。關仝實正峰也。李伯時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則書亦透畫中矣。錢叔寶遊文太史之門。日見其搦管作書。而其畫筆益妙。夏杲與陳嗣初。王孟端相友善。每於臨文。見草而竹法愈超。與文士薰陶。實資筆力不少。又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濶字。神采秀發。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曄如。徐文長醉後拈寫字。敗筆作拭桐美人。卽以筆染兩頰。而丰姿絕代。轉覺世間鉛粉爲垢。此無他。蓋其筆妙也。用筆至此。可謂珠撒掌中。神遊化外。書與畫均無岐致。不寧惟是南朝詞人直謂文爲筆。沈約傳曰。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庾肩吾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杜牧之曰。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夫。同此筆也。用以作字。作詩。作文。俱要抓着古人癢處。卽抓着自己癢處。若將此筆作詩。作文。與作字。畫。俱成一不痛不癢世界。會須早斷此臂。有何用哉。

用墨

李咸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者必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鹿柴氏曰。大凡舊墨。祇宜畫舊紙。做舊畫。以其光。鉸盡。斂火氣全無。如林逋。魏野。俱屬典型。允宜並。席。若將舊墨。施於新繒。金箋。金筴之上。則翻不若。新墨之光彩。直射。此非舊墨之不佳也。實以新楮。繒。難以相受。有如置深山有道之淳古衣冠。於新。貴。暴富座上。無不掩口胡盧。臭味何能相入。余故。

謂舊墨畱。畫舊紙。新墨用。畫新繒。金楮。且可任意。揮灑。不必過惜耳。

重潤渲染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收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董源坡脚下。多碎石。乃畫建康山勢。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石着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為之。再用淡墨。破。夏山欲雨。要帶水筆。暈開山石。加淡螺青。於礬頭更。

覺秀潤。○以螺青入墨。或藤黃入墨。画石。其色亦浮潤可愛。○冬景借地爲雪。以薄粉暈山頭。濃粉點苔。○画樹不用更重。榦瘦枝脆。卽爲寒林。再用淡墨水。重過加潤之。則爲春樹。○凡画山着色與用墨。必有濃淡者。以山必有雲影。有影處必晦。無影有日色處必明明。處淡晦處濃。則画成儼然。雲光日影浮動于中矣。○山水家画雪景多俗。嘗見李營丘雪圖。峰巒林屋盡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濶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凡打遠山必先以香朽其勢。然後以青以墨一一染出。初一層色淡。後一層略深。最後一層又深。蓋愈遠者得雲氣愈深。故色愈重也。○画橋梁及屋宇須用淡墨潤。一二次。無論着色與水墨。不潤卽淺薄。○王叔明画有全不設色。只以赭石淡水潤松身。略勾石廓。便丰采絕倫。

天地位置

凡經營下筆。必留天地。何謂天地。有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畱天之位。下畱地之位。中間方主意定景。竊見世之初學。據爾把筆。塗抹滿幅。看之填塞人目。已覺

意阻那得取重于賞鑒之士。

鹿柴氏曰。徐文長論畫。以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恠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嵐滿紙。曠若無天。密如無地。爲上。此語似與前論未合。曰文長乃瀟灑之士。却于極填塞中。具極空靈之致。夫曰曠若。曰密如。於字句之縫。早逗露矣。

破邪

如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吳小仙。於屠赤水。画箋中。直斥之爲邪魔。切不可使此邪魔之氣。繞吾筆端。

去俗

筆墨間。寧有穉氣。毋有滯氣。寧有霸氣。毋有市氣。滯則不生。市則多俗。俗尤不可侵染。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矣。學者其慎旃哉。

設色

鹿柴氏曰。天有雲霞。爛然成錦。此天之設色也。地生草樹。斐然有章。此地之設色也。人有眉目唇齒。

明皓紅黑錯陳於面。此人之設色也。鳳擅苞鷄吐
綬。虎豹炳蔚其文。山雉離明其象。此物之設色也。
司馬子長。援據尚書左傳國策諸書古色。燦然而
成。史記此文。章家之設色也。犀首張儀。變亂黑白。
支辭博辨。口橫海市。舌捲蜃樓。務為鋪張。此言語
家之設色也。夫設色而至於文章。至於言語。不惟
有形。抑且有聲矣。嗟乎。大而天地。廣而人物。麗而
文章。瞻而言語。頓成一着色世界矣。豈惟畫然。即
淑躬處世。有如所謂倪雲林淡墨山水者。鮮不唾

而鮮不噴飯矣。居今之世。抱素其安。施耶。故即以
画論。則研丹攄粉。稱人物之精工。而淡黛輕黃。亦
山水之極致。有如雲橫白練。天染朱霞。峰轟曾青。
樹披翠剝。紅堆谷口。知是春深黃。落車前定。為秋
晚。胸中備四時之氣。指上奪造化之工。五色實令
人目聰哉。

又曰。王維皆青綠山水。李公麟盡白描人物。初無
淺絳色也。昉於董源。盛於黃公望。謂之曰吳裝。傳
至文沈。遂成專尚矣。○黃公望皴。倣虞山石面色。

善用赭石淺淺施之。有時再以赭筆勾出大概。○
王蒙多以赭石和藤黃着山水。其山頭喜蓬蓬鬆
鬆。畫草再以赭色勾出。時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
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

石青

畫人物可用滯筆之色。畫山水則惟事輕清。石青只
宜用所謂梅花片一種。以其形似故名。取置乳鉢中。
輕輕着水乳細不可太用力。太用力則頓成青粉矣。
然卽不用力。亦有此粉。但少耳。研就時。傾入磁盞。略
加清水攪勻。置少頃。將上面粉者撇起。謂之油子。油
子只可作青粉用。着人衣服中間一層是好。青用。畫
正面青綠山水。着底一層。顏色太深。用以嵌點夾葉。
及襯絹背。是之謂頭青。二青。三青。凡正面用青綠者。
其後必以青綠襯之。其色方飽滿。
有一種石青。堅不可碎者。以耳垢少許。彈入便研。
細如泥墨。多麻亦用此。出岩栖幽事。

石綠

研石綠亦如研石青法。但綠質甚堅。先宜以鐵椎擊

碎再入乳鉢內用力研方細石綠用蝦蟇背者佳亦
水飛作三種分頭綠二綠三綠用亦如用石青之法
青綠加膠必須臨時以極清膠水投入碟內再加
清水溫火上略鎔用之用後卽宜撇去膠水不可
存之于內以損青綠之色撇法用滾水少許投入
青綠內并將此碟子安滾水盆內須淺不可沒入
重湯頓之其膠自盡浮於上撇去上面清水則膠
淨矣是之謂出膠法若出不淨則次遭取用青綠
便無光彩若用則臨時再加新膠水可也

朱砂

用箭頭者良次則芙蓉塊疋砂投乳鉢中研極細用
極清膠水同清滾水傾入盞內少頃將上面黃色者
撇一處曰朱標着人衣服用中間紅而且細者是好
砂又撇一處用画楓葉欄楯寺觀等項最下色深而
麤者人物家或用之山水中無用處也

銀朱

萬一無朱砂當以銀朱代之亦必用標朱帶黃色者
水飛用之水花不入選

近日銀朱多摻入小粉不堪用

芥子園畫傳 卷一

珊瑚末

唐画中有 一種紅色。歷久不變。鮮如朝日。此珊瑚屑也。宣和內府印色亦多用此。雖不經用不可不知。

雄黃

揀上號通明鷄冠黃研細。水飛之法。與硃砂同。用画黃葉與人衣。但金上忌用。金牋着雄黃數月後。即燒成慘色矣。

石黃

此種山水中不甚用。古人却亦不廢。妮古錄載石黃。

用水一碗。以舊蓆片覆水碗上。置灰。用炭火煨之。待石黃紅如火。取起。置地上。以碗覆之。候冷。細研。調作松皮及紅葉用之。

乳金

先以素盞稍抹膠水。將枯徹金箔。以手指剪去指甲蘸膠

一一粘入。用第二指團團摩搨。待乾。粘碟上。再將清

水滴許。搨開。屢乾屢解。以極細為度。膠水不可着多。多則浮起。不容

細搨。只以濕而可粘為候。再用清水將指上及碟上一一洗淨。俱置一碟中。以微火溫之。少頃全沉。將上黑色水盡行

芥子園畫傳 卷一

傾出晒乾。碟內好金。臨用時。稍稍加極清薄膠水。調之。不可多。多則金黑無光。又法將肥皂核內。剝出白肉。鎔化作膠。似更輕清。

傅粉

古人率用蛤粉。法以蛤蚌殼煨過。研細。水飛用之。今閩中下四府。聖壁尚多用蚌殼灰。以代石灰。猶有古人遺意。今則画家概用鉛粉矣。其製以鉛粉將手指乳細。醮極清膠水於碟心。摩擦待摩擦乾。又醮極清膠水。如此十數次。則膠粉渾鎔。搓成餅子。粘碟一角。晒乾。臨用時。以滾水洗下。再清清滴膠水數點。撒上面者。用下則拭去。研粉必須手指者。以鉛經人氣。則氣易耗耳。

調脂

諺云。藤黃莫入口。胭脂莫上手。以胭脂上手。其色在指上。經數日不散。非用醋洗不退。須用福建胭脂。以少許滾水略浸。將兩筆管。如染坊絞布法。絞出濃汁。

亦須澄出木
絲之細渣滓 溫水頓乾用之。

藤黃

本草釋名載郭義恭廣志謂岳鄂等州崖間海藤花蓋敗落石上土人收之曰沙黃就樹採擷曰蠟黃今訛爲銅苗爲蛇矢謬甚又周達觀直獵記云黃乃樹脂番人以刀斫樹枝滴下次年收之者其說雖與郭異然亦皆言草木花與汁也從無蟒蛇蛇矢之說但氣味酸有毒蛙牙齒貼之卽落舐之舌麻故曰莫入口耳當揀一種如筆管者曰筆管黃最妙

舊人畫樹率以藤黃水入墨內畫枝榦便覺蒼潤

靛花

福建者爲上近日棠邑產者亦佳以漚藍不在土坑未受土氣且少石灰故色迥異他產看靛花法須揀其質極輕而青翠中有紅頭泛出者將細絹篩摑去草屑茶匙少少滴水入乳鉢中用椎細乳乾則再加水潤則又爲搗凡靛花四兩乳之必須人力一日始浮出光彩再加清膠水洗淨杵鉢盡傾入巨盞內澄之將上面細者撇起盞底色麓而黑者當盡棄去將撇起者置烈日中一日晒乾乃妙若次日則膠宿矣凡製他色四時皆可獨靛花必俟三伏而画中亦惟

此色用處最多。顏色最妙也。

草綠

凡靛花六分。和藤黃四分。卽爲老綠。靛花三分。和藤黃七分。卽爲嫩綠。

赭石

先將赭石揀其質堅而色麗者爲妙。有一種硬如鐵。與爛如泥者。皆不入選。以小沙盆水研細如泥。投以極清膠水。寬寬飛之。亦取上層。底下所澄。麓而色慘者棄之。

赭黃色

藤黃中加以赭石。用染秋深樹木葉色。蒼黃。自與春初之嫩葉淡黃有別。如着秋景中山腰之平坡草間之細草。亦當用此色。

老紅色

着樹葉中丹楓鮮明。烏柏冷豔。則當純用硃砂。如柿栗諸夾葉。須用一種老紅色。當于銀朱中加赭石着之。

蒼綠色

初霜木葉綠欲變黃。有一種蒼老黯淡之色。當於草綠中加赭石用之。秋初之石坡土。逕亦用此色。

和墨

樹木之陰陽。山石之凹凸。處於諸色中。陰處凹處。俱宜加墨。則層次分明。有遠近向背矣。若欲樹石蒼潤。諸色中。盡可加以墨汁。自有一層陰森之氣。浮于丘壑間。但殊色只宜淡着。不宜和墨。

余將諸件重滯之色。紛羅于前。而以赭石靛花。清淨之品。獨殿于後者。以見赭石靛花二種。乃山水家日用尋常有賓主之誼焉。丹砂石黛。有如峩冠博帶。揖讓雍容。安得不居前。席有師行之法焉。凡出師以虎賁前攻。羽扇幕後。則丹砂石黛。皆吾虎賁也。又有德克之符焉。滓穢日以去。清虛日以來。則赭石靛花。又居清虛之府。藝也而進乎道矣。

絹素

古画至唐初。皆生絹。至周昉韓幹。後方以熟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画。必以絹辨。見文麓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画。闕本立画。

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籠絹。徐熙絹或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有獨梭絹。細密如紙。潤至七八尺。元絹類宋。元有必機絹。亦極勻淨。蓋出吾禾魏塘。必家故名。趙子昂。盛子昭。多用之。明絹內府者。亦珍等宋織。

鑿法

古畫絹淡墨色。却有一種古香可愛。破處必有鯽魚口。連有三四絲。不直裂也。直裂者偽矣。

絹用松江織者。不在銖兩重。只揀其極細如紙而無跳絲者。粘幘子。子即杼也之上。左右三邊。其邊若緊。須打

不開幘下以竹簽簽之。以細繩交互纏幘。濕粘不爾。則扯待上

鑿後。扯平無凹無偏。然後打如絹長七八尺。則幘之

中間宜上一撐棍。凡粘絹必俟大乾。方可上鑿。未乾

則絹脫矣。鑿時排筆無侵粘邊。侵亦絹脫矣。即候乾

不侵粘處。因梅天吐水。而絹欲脫。則急以鑿搽邊上。

又萬一侵邊。而有處欲脫。則急以竹削鼠牙釘釘之。

鑿法。夏月每膠七錢。用鑿三錢。冬月每膠一兩。用鑿三錢。膠須揀極明而不作氣者。近日廣膠多入麩麵。

假造不堪用。礬須先以冷水泡化。不可投熱膠中。投入便成熟礬矣。凡上膠礬。必須分作三次。第一次須輕些。第二次飽滿。而清清上之。第三次則以極清爲度。膠不可太重。重則色慘。而画成多迸裂之虞。礬不可太重。重則絹上起一層白鋪。画時滯筆。着色無光。彩。凡画青綠重色。画成時。宜以極輕礬水。以大染筆輕輕托色。上裱時。方不脫落。絹背襯處亦然。礬時。幀子宜立起。排筆自左而右。一筆挨一筆。橫刷。刷宜勻。不使其漬處一條一條。如屋漏痕。如此細心。礬成。卽不画亦屬雪淨。江澄。殊可締玩。若画遇稍麓之絹。則用水噴濕。石上搥眼。匾然後上幀子礬。

紙片

澄心堂宋紙。及宣紙。舊庫疋紙。楚紙。皆可任意揮毫。濕燥由我。惟宣紙中之一種鏡面光。及數揭而麓。且薄之高麗紙。雲南之研金牋。與近日之灰重水性多之時紙。則爲紙中奴隸。遇之卽作蘭竹。猶屬違心也。

點苔

古人画多有不點苔者。苔原設以蓋皴法之慢亂。旣

無慢亂。又何須挖肉做瘡。然卽點苔亦須于着色諸件一一告竣之後。如叔明之渴苔。仲圭之攢苔。亦自不苟也。

落款

元以前多不用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画局耳。至倪雲林字法適逸。或詩尾用跋。或跋後系詩。文衡山行款。清整。沈石田筆法灑落。徐文長詩詞奇橫。陳白陽題誌精卓。每侵画位。翻多寄趣。近日俚鄙匠習。宜學沒字碑爲是。

煉礫

凡顏色礫子。先以米泔水溫溫煮出。再以生薑汁及醬塗底下。入火煨頓。永保不裂。

洗粉

凡画上用粉處。黴黑以口嚼苦杏仁水洗之。一二遍卽去。

揩金

凡金箋金扇上。有油不可画。以大絨一塊。揩之卽受墨矣。用粉揩固去油。但終有一層粉氣。亦有用赤石

芥子園畫傳 卷一
脂者終不若大絨之爲妙也。

礬金

凡金箋金起難畫。及油滑膠滾。畫不上者。但以薄薄
輕礬水刷之。卽好畫矣。如好金箋。畫完時。亦當上以
輕礬水。則付裱無迸裂粘起之患。

往余侍櫟下先生。先生作近代畫人傳。亦曾
問道於盲。有所商榷。余退而成畫。董狐一書。
自晉唐以迄昭代。或人系一傳。或傳列數賢。
客有指爲畫海者。尚剗刷有待。茲特淺說。俾
初學耳。然亦頗不惜筆舌。誘掖。不惟讀書之
士。見而了然。畫理。卽丹青之手。見而亦皇然
讀書。客曰。此有苗格也。余急掩其口。時已未
古重陽新亭客樵識。

79.24L

